

福

(美) 譚恩美著
程乃珊
严映微译

樂

會

美国
1989年
四大
畅销书之一



浙江文艺出版社

【美】谭恩美著
程乃珊 严映薇译

福樂會

美国1989年
四大畅销书之一

北京计劳干院图书馆



L012732

浙江文艺出版社

(浙)新登字第4号

责任编辑：费淑芬

封面设计：梁 珊

福 乐 会

〔美〕谭 恩 美 著
程乃熙 严映薇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富阳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25 插页2 字数180000 印数00001—10000

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268-8/I·255 定 价：2.90 元

作者简介

谭恩美，女，一九五二年生于美国加州奥克兰，那正是她父母定居美国后的二年半。虽然父母悉心培养她，希望她能成为一名经过注册登记的神经外科医生及一位业余钢琴独奏员，但她却偏偏成为一位弱智儿童的咨询医师，然后又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在一九八七年，她第一次访问中国，从而自心里体会到她母亲对她说过的：“当你的脚一踏上中国国土，会立时觉得自己也成为个中国人了。”

她十五岁那年，父亲和哥哥死于脑瘤，母亲便带着她和弟弟远走瑞士。在瑞士高中毕业后，接受母亲的安排，进入俄勒冈佛教学院林菲德学院，但没多久她就与男朋友私奔到圣荷西大学，并将主修的科目从医学院预科转为英语，并取得了语言硕士学位。为此，这对母女形同水火，有半年没说过一句话。

她以《福乐会》一举成名。美国一家杂志认为，谭恩美为当代小说界中最受男性读者垂青的女作家。

File: 03 06 . 1 .

卷 首 语

给我的母亲

且谨以此纪念她的母亲

有一次您问过我

我将留下怎样的记忆

喏，就是这本书，还有这以外的很多很多……

《福乐会》人物表

母 亲

吴 素 云
许 安 梅
龚 琳 达
映映·圣克莱尔

女 儿

吴 精 美
许 露 丝
薇弗莱·龚
丽娜·圣克莱尔

目 录

千里鹅毛	1
福乐会	3
伤 疤	32
红蜡烛	41
月亮娘娘	61
二十六扇凶门	75
游戏的规则	76
来自墙外的声音	90
信仰和命运	107
可怜天下慈母心	125
美国的注释	141
丈 夫	142
美国女婿拜见中国丈母娘	164
离婚的苦恼	187
哦，妈妈！	199

西天王母娘娘	212
姨太太的悲哀	213
男人不是牢靠的支架	238
美国人？中国人？	249
我们共有一个母亲	264
母女情深——《福乐会》译后感	284

千里鹅毛

这位老太太至今记得，多年前，她在上海，曾傻乎乎地出了个大价钱，在菜市上买下一只“天鹅”。这只给小贩吹得天花乱坠的家禽，曾是像且小鸭般拚命伸着脖子，以企能成为一只真正的天鹅。而后来，它果真变得那么优雅、动人，简直舍不得宰了吃。

后来，这个女人带着天鹅离乡背井，翻江越海，直奔美国。在滔滔的海面上，她和它，都伸直着脖子往美国的所在观望着。“到了美国，我就要生个女儿，她会很像我。但在美国，她却毋需仰仗丈夫鼻息度日。在美国，不会有人歧视她，因为，我会让她讲上一口流利漂亮的美腔英语。她将应有尽有，不会烦恼不会忧愁。她会领略我的一番苦心，我要她成为一只比期待还要好上一百倍的漂亮的天鹅！”在驶往美国的旅途中，她轻声对那只天鹅喁喁自语着。

然而她的脚一踩上这块新的土地，移民局便强令她与天鹅分手了。她无奈地向着它挥扬着自己双臂，然而天鹅留给她的，只是一根羽毛。随后，她又对着必须填写的一大堆表格。她已经完全忘记了，为什么她要千里迢迢来到美国，还有，她在自己背后，又舍弃了什么。

现在这个女人已垂垂老矣。她有了三个女儿。女儿已长大成人了，只会说英语。咽下的可口可乐要多于悲伤。好久以来，这个老妇一直想把这根天鹅羽毛留给女儿，并跟她说：“这根羽毛似很普通，然而所谓千里鸿毛一片心呀！”如是冬去春来，年复一年，她一直期待着有一天，她能以流畅的美式英语，把这个故事告诉她的女儿。

福 乐 会

——吴精美的故事

一

我爸要我在福乐会的麻将台边的一方，来取代我的已故的母亲。她已于二个月前去世。打这以来，这麻将台边的座位就一直空缺着。爸认为，妈是让她自己心中的某个念头折磨死的。

“她头脑中生出一个新念头，”父亲说：“但不待她能详尽道出，这个念头已迅速地膨胀着，乃至最终大爆炸。这必是一个坏念头。”

据医生说，她是死于脑动脉瘤。她的福乐会里的朋友们说，她去得很快，就像只兔子样“嗖”一下就不见了。本来，母亲已与她的朋友约定，下一轮的福乐会聚会，将由她做东。

在她去世前的一星期，她还挺得意洋洋地对我说：“上次在林阿姨家的聚会中，她煮了一锅赤豆汤，这次我可要煮一锅黑芝麻羹给他们尝尝。”

“别夸耀了。”我说。

“我没有夸耀。”她说，这两种汤差不多是一样的。“差

• • •

不多”，或者她的真正意思是要说“不同”，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这是中国式的咬文嚼字，一种措辞的技巧——这其实是在混淆某种基本概念，在中国，十分注意措辞和用词。尽量使之婉转，这一套我是永远也学不会的。

二

母亲在一九四九年我出世前二年，就开始有办个旧金山福乐会的念头的。就是这一年，我父母带着只破壳皮箱离开中国，皮箱里装满的，只是一箱漂亮的丝绸衣服。直到上船之后，她才向父亲解释道：实在来不及再往里面塞其他任何物品了。尽管如此，父亲还是徒劳地在一大堆凉飕飕的丝绸间胡乱掀动，企图寻找他的棉布衬衫和羊毛裤。

待他们抵达旧金山，父亲便令她藏起那些亮晃晃的衣服。从此，她就老穿着那件棕色格子的中装，直到难民收容团体送给她两件旧衣服。然而这些衣服都是美国人的尺寸，穿在身上晃荡晃荡的。这个难民收容团体是由该地第一中国浸礼会的一群白头发美籍太太们发起的。由于接受了她们的施舍，我父母就只能听从她们的劝导开始上教堂了。当然，她们的劝告十分实惠中肯，也有一个很大的因素，那就是：每周三晚上的读经班及周六早上的合唱练习，都可以帮助他们提高英语程度。就是这样，我父母得以认识许家、龚家及圣克莱尔家。从中我母亲能感觉到，这些女人们，也各自有她们的隐痛，她们遗失在中国的梦幻和希望。然而她们的蹩脚的英语，很难使她们将此一吐为快。

或者说，至少，我母亲，已从她们的漠然惆怅的脸上，读出了什么。因此，当她向她们建议，发起福乐会时，她们立即就赞同了。

福乐会这一名字，起缘于我母亲的第一次婚姻，那还是在日军占领桂林前。所以一提到福乐会，就会使我想到她的桂林故事。每当她把碗碟擦干净，塑料台面也已擦拭了两个来回，而父亲已开始将脸躲在报纸后面，一支接一支地抽他的黑猫牌香烟——这往往是一种“不要打搅”的警告，这便是她觉得无所事事之时，于是，她便会对我讲起她的往事。这个时候她总会拉出一箱旧毛衣，那是我们在温哥华的一个从未见过面的亲戚送给我们的。她从中检出一件毛衣拆开底边，从中抽出根毛线头，随后，以一种破竹之势，毛线衣很快地化成一根弯弯曲曲的毛线，而她的故事，也以同样的节奏倾泻出来。数年来，她重复讲述着同一个故事，只是故事的结局，一次比一次黯淡，犹如她自己的生活中的一道浓重的阴影。而今，这道阴影，也渗入到了我的生活中。

三

我母亲总是用中国话开始她的叙述：“我在还未去桂林前，就梦见它好几回了。群山环绕中，一条小河蜿蜒而过，河上漂着青色的浮萍。天幕上衬着锯齿般的山峦，层层叠叠的，白云缭绕其间。如果你在河面上漂浮，仅以浮萍果腹，也能毫无难色地爬上山峰。如果你不慎滑落下来，也只是坠入一张柔软的浮萍织成的大床上。一旦你爬至顶峰，

你会因眼前袒现的一切而欣喜若狂，它会涤净你的一切烦恼不快，扫尽一切腌臢之气。

“在中国，素有桂林山水甲天下之说，人人都梦想着桂林。然而待我到了那里，我才发现，我的桂林梦竟是那般小家子气，我的想象力是那样狭窄贫乏。当我看见真正桂林的山峦，我笑了，同时也颤抖了。这些山峦，活像大堆妄图跳出油锅的煎鱼。山与山之间层层叠叠，影影憧憧，似没有个尽头。然而只要云层稍稍移动一下，这些山峦突然又变了，有时会像一群逼近的象群。你能想象吗？山脚满是神秘莫测的窑洞，洞里是奇形怪状的钟乳石，犹如石雕的卷心菜、冬瓜、萝卜和洋葱，真是你想象不出的千姿百态，好比一个石头雕成的大花园。

“但我来桂林，并不是为了游山玩水，我已无暇去领受她那旖旎的风光。我男人，把我和两个婴儿带到桂林，是为了躲避战火，他以为这里安全些。他是个国民党军官，当他把我们安置在一幢二层楼房的小房间里后，便只身一人去了重庆。

“我们知道日本人步步挺进，国军节节败退，尽管报上从来不这样说。每日每时，都有成千上万的难民涌进城里，簇拥在人行道上，四处寻觅栖身之处。他们来自四面八方，有富人有穷人，有上海人，广东人，北方人，而且不只是中国人，还有外国人，有传道士，也有和尚尼姑。当然，也有国民党官兵，他们以高人一等的姿态自居。

“这简直成了个大杂烩。如果不是因为日本人，这么些人杂集在一起准会打个落花流水。你想想看：上海人和北

方的乡巴佬，银行家和理发师，黄包车夫和缅甸难民……大家互相不买帐。哪怕人人都往人行道上随地吐痰，大家都在淌肚子，身上都散发着一样的浊臭。可人人都在抱怨别人身上的体臭，唯独嗅不到自己身上的气味。哦，我最恨那些美国空军官兵了，他们那种‘好吧，好吧’的洋腔中国话让人听了会忿怒。然而最糟的是北方乡巴佬，他们用手挖鼻孔、擤鼻涕，又用那擤鼻涕的手去推搡旁边的人，腥里腻的。

“因此你能想象，桂林对我很快就失却了她的种种魅力。我再不想去爬山，尽管它们是那么可爱。我怀疑那些山已被日本人践踏过了。我整天就呆坐在房里的暗角里，一手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双脚总是处于紧张的戒备状态；只要空袭警报一起，我便像动物般直奔山洞里。但你不可能长久停留在黑暗中的，用不了多久，你的内心即开始萎靡，你会渴望光亮，在岩洞里听得到外面震耳欲聋的轰炸声，然后石砾雨点般劈头盖脑地倾覆下来。坐在岩洞里，我再也不欣赏钟乳吊花和石头花园，我只是盯着洞顶——一座远古时期的山峦的底部出神，它很可能就会从我头顶上坍下来。你能想象吗？生的希望，既不在洞里，又不在洞外，也不知究竟在何方？完全是一种郁闷而无望的等待。

“因此一旦轰炸声远去，我们便像刚下地的小猫崽一样，抓着扒着涌上回城的道路。我常常十分诧异地发现，那映着燃烧的天际的山峦，竟然还是完好如初，毫无损伤。

“令我生出发起福乐会这念头的，是在一个酷暑煎人的晚上。那天热得连飞蛾都给暑气熏昏而坠在地上，它们的

翅膀几乎要被潮湿的暑气蒸熟了，以至再也无力掀动。反正，处处都散发着浑浊的臭气，没有一间房间可以吸到一点清新的空气。那令人翻胃的臭气，从楼下阴沟里泛出来，往四下弥散，直冲着二楼我的窗棂。它们无孔不入，甚至我的鼻孔。整整一个通宵，阵阵尖锐刺耳的嚎叫声没有平息过，不知是农民在杀猪，还是哪个当官的，在当街痛打挡他道的倒霉的乡巴佬。我也不想去窗口看个究竟，即使看明白了，又关我什么事？就是这一瞬间，我蓦地感觉到，我不能老这样下去，我必得做点什么来让自己分分心，得找点什么消磨消磨。

“我便生出了这样的主意：邀集四个女人来打麻将。我很明白要邀的是怎样的人：她们大都像我一般年轻，有生气。她们中一位是像我一样的军官太太，另一位是个上海有钱人家的小姐，她的仪态非常好。在逃难出来时，她随身只携带了一点点钱。还有一位是个南京小姐，她长着一头极浓密的黑发，我还从没见过这样黑、这样浓的头发。她的家庭层次较低，然而她为人很是活泼可爱。她曾与一个老头结婚，后来那老头死了，给她留下一笔足以让她可以养尊处优地度日的财产。

“每星期我们轮流做东。轮到的女主人，必须准备一些特别的可以讨口彩的食品——如可称作金钱饼的烧饼，俗称长寿面的面条，隐喻得贵子的落花生，还有，人称福桔的桔子。

“看，以我们菲薄的经济力量，却能吃上这么好的东西！我们不理睬那种金钱饼里，充塞着烂水果捏成的馅。面

所谓的福情，皮上满是斑斑的霉烂点。我们所吃有限，倒并不是因食物不足而存心节省，而是因为实在吃不下了。打从聚会日的大清早起，我们便开始饱口福了。大家心里都明白，我们是幸运的，全城可以像我们生活过得这般奢侈的，实在是微乎其微呀！

“口福饱了后，我们便把钱装满一大碗放在显眼之处，随后各人在麻将台边各就各位。我的那张麻将台，还是从我老家搬来的，这是一种质地上乘的红色木料，当然不是你们见到的那种玫瑰木，而是红木。这是一种十分华贵的家具，可惜在英语中，找不到合适的专用名词来表示它。桌上铺着一层厚厚的垫衬，以使麻将牌倒上去时，只听见象牙块互相碰撞的闷闷的‘咣咣’声。

“打麻将时，大家都聚精会神的，没有人讲话。除了吃牌时发出的一声短促的‘碰’或‘吃’，大家都鸦雀无声，人人都想争当赢家。但打了十六圈后，我们又要饱口福了，以讨点好口彩，沾点牌运。吃完了，我们便开始天南地北地谈天，直到天亮。我们讲故事，怀恋着那过去的好时光，憧憬着将来的好时光。

“哦，那些瞎聊也真有趣，天下竟有那么多千奇百怪的亭，把我们都笑个半死；一只雄鸡闯到房里，跳在一只碗顶上喔喔啼叫，然而第二天它再进屋时，已是静静地躺在那只碗里了。还有一个小姐，给两个朋友发了情书，其实，那两封信都是写给一个人的。此外，有个傻乎乎的外国婆娘在上厕所时，被一声爆竹声吓得昏过去。

“人们指责我们每周一次的聚会。当城里众多百姓以

• • •